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四月

未经允许 不得转载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72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

统一书号：11072·182

定价：1.45元

目 录

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	傅 婧 (1)
我所知道的李鸿藻	齐协民 (65)
南皮张氏兄弟事迹述闻	张达骧 (86)
吕海寰的一生	李石孙 (117)
记清季遗老真率会	陈隽如 (128)
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	包培之 (137)
我所了解的聚兴诚银行	曹天受 (152)
大中银行与孙仲山	常铸九等 (162)
我所经历的天津票据交换所	车成汉 (178)
解放前后天津地区防洪设施概述	于邦彦 (191)
天津航运事业概述	姚士馨 吴洪 (202)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及其解放后的演变	朱振江 (214)

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李霁野 (220)

女师生活回忆片断王振华 (229)

欣慰的回忆张敬铭 (234)

补 白	我经手办理溥仪与文绣离婚案.....	张省三 (85)
	吴重熹生平记略.....	张达骧 (127)
	建业银行天津分行简介.....	王文钧 (190)
	女师校长齐国梁.....	齐思华 (228)
	马千里与北洋女师.....	马翠官 (233)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31—35辑总目录..... (239)

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

傳 嫜

文绣家世——少年时代——被选进宫——在清宫的两年岁月——在醇王府的三个多月——和溥仪在日本使馆的三个月——在天津张园静园的六年半生活——和溥仪离婚的始末——离婚以后——日本投降后再婚——凄凉的晚年

前 言

末代皇帝溥仪，是慈禧太后妹夫醇亲王奕譞五子载沅嫡福晋荣禄女儿苏完瓜尔佳氏所生。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1906年2月7日），他是载沅的长子。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908年11月13日），慈禧太后病危，溥仪从北京什刹海醇王府被接进宫继皇位，同年十一月初九（12月2日）登极。载沅受他哥哥光绪皇帝载湉隆裕叶赫那拉氏皇后之命，为监国摄政王。溥仪共当了三年皇帝，从清末到民国，又经过伪满洲国，以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五十多年的历史背景下，这位结束了漫长封建统治的中国末代皇帝，由登极到退位，由复辟狂

到战争罪犯，最后成为热爱祖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新社会教育的威力，把溥仪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富有传奇戏剧性的人物。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六十一岁。

溥仪一生，共有五个妻子：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祥贵人谭玉龄，福贵人李玉琴，和1962年4月30日在北京结婚的李淑贤。

文绣是我的姑母，她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她并不具有洛神之姿，惟面貌五官端正而已。赋理姘容，在眉宇之间，隐含着一种英爽的气质。为人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举止风度甚好。其身材，有一米六上下。对我们当晚辈的，尤其温言挚语，抚爱备至，我很乐意和她接近。文绣的文学造诣很深，善于琴棋书画，我从内心对她敬佩折服。

文绣是中国的封建皇帝妃子中，自有历史以来，第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和皇帝提出离婚，而达到自由解放要求的妇女。她敢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向牢不可破的君权和夫权挑战，从而挣断了捆在她身上的封建绳索。妃子和皇帝离婚，请律师向法院起诉，是史无前例的。文绣从被选进宫到离婚，和溥仪生活了近十年，即从溥仪于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派鹿钟麟驱逐出宫前的近两年生活，后移居北京什刹海醇王府，以迄迁居到天津张园、静园，直到1931年10月23日和溥仪离婚为止。

文绣和溥仪离婚后仅十八天，即1931年11月11日，溥仪乘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发动“便衣队”暴乱之机，在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潜渡海河逃往东北。

文绣知道不少这个时期溥仪的事。离婚后，家居无事，在

北京曾和先父傅功清，现尚健在的母亲尹秋宜，哥哥傅林祥、傅林森，现退休在太原的二叔傅功明，经常谈起往事。这些言之有据的真实回忆，多系文绣所亲历见闻，反映了这个末代皇妃的不少情况，是极有史料价值的。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鼓励期望下，将亲属们所口述及我知道的一些姑母文绣生平，归纳整理，又查阅核对了有关资料，包括故宫清史馆档案，写成此文。但因水平有限，不妥疏漏甚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一）文绣家世

我姑母文绣，属于满族八旗中的鄂尔德特氏家族。满族的前身叫女真，到明朝，女真分成建州、海西、野人三个部落。建州部落里的努尔哈赤（清太祖）后来统一了各部，建国叫金，又叫后金，最后叫清。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分为八个旗，鄂尔德特氏属于八旗中的上三旗中的镶黄旗，我家是归属这个旗内的蒙古族。镶黄和正黄、正白三旗，系由皇帝亲自统率，叫做内府三旗。满族八旗中的氏族，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皇室世系谱牒，共有二百九十多个姓，中以苏完瓜尔佳氏、钮祜禄氏、鄂尔德特氏、博尔济吉特氏等二十姓为首。皇帝选妃尚主，不外乎此。

凡属满族八旗中的人，俱称名而不举姓。辛亥革命后，满、蒙族多和汉族联姻，也都冠了汉人姓。从先父傅功清这一辈起，就永远用傅姓为姓。我姑母文绣，没有被选进宫前，在家里的名字叫傅玉芳，又叫蕙心。

听先父说过：我们鄂尔德特氏的始祖，在前，居住在现在的黑龙江省依兰县，满清时叫

在牡丹江沿岸，后来迁居到长白山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后被努尔哈赤编入镶黄旗。随多尔袞进关后，世世代代都在清朝廷做官。祖辈在嘉庆初曾修有家谱，后代子孙又续修过，内用满、蒙、汉三种文字，蓝面线装，洋洋巨卷，我亲眼看过。可惜在十年浩劫中，红卫兵抄家时，连同先父大批手稿，均被抄走，至今查找无着。所以远祖的姓字名谁和当什么官职的，已无从查考了。只知道文绣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名叫锡珍，当过吏部尚书，徐世昌、柯绍忞是他最赏识的两个汉人门生。锡珍有子六人，长子叫端恭，承父祖余荫，在内务府当一个叫“主事”的小差事。锡珍在现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大街方家胡同，置买房屋五百多间，其中一大半，是用先祖留下来的钱所购。一部分自住，一部分出租。等到端恭这一代，这个六房同居的大家族，人口日多，入不敷出，用出租房屋收入，即老北京人所说的靠“吃瓦片”来维持这个日趋中落的封建大家庭食指众多的生活。

另外，在西部和永定门外罗奇营、大兴，还有不少田地。在顺义县平各庄河南村，有自满清入关以来历代先人的祖坟。在溥仪被逐出宫后，冯玉祥对北京满人贵族的土地，用“交价升课”办法收归国有，规定田亩只能由佃户给国家交租税，不准再向原来的满清贵族交地租和粮食。这样一来，就把旗人的地，变成了民地。我家本靠剥削农民为主要生活来源之一，至此就永远的结束了。

我祖父华堪行五，在清末官至吏部尚书。是六兄弟中在封建官场中最得意的一个人。晚年闭门谢客，念经礼佛，终日穿道士衣服。除端恭长房外，其余四房兄弟们，多是膏粱子弟，不知创业之难，声色犬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虽然这

时候家庭经济来源已渐枯竭，但各房还是使奴唤婢，沿袭着过去清朝未倒台前的生活方式不变，靠遗产吃房租，所以经济越来越困难，他们就常偷大家庭中的古玩书画、瓷器、善本书去变卖。群起效尤，只瞒着端恭、华堪两人。到了后来，逐渐演变成用房产抵押借高利贷。我祖父华堪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是当家主事的人，持身以正，各房表面上唯唯诺诺，而在私下则是无所不为。祖父为了维系这个大家庭不散摊子，尽可能保持封建簪缨世家，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那四房的不肖子孙，谁也不敢提出来闹分家。后来，我祖父华堪死后，这个聚居在一起的大家庭，即告崩溃，终于分家，把方家胡同祖遗的房屋卖掉了。

端恭是个性情懦弱、力求安逸、安分守己、不肯冒险的人。在当时官场又屈居下僚，极不得意，终日抑郁寡欢，年未花甲即死。在文绣被选进宫时，事是由我祖父华堪主办操持的。六房兄弟中，端恭和华堪两人感情最好，两房走得最近，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端恭先后有两个妻子，原配生一女，我母亲管她叫“黑大姐”，人长得黑胖，她母亲是满族。死后，续弦汉族女蒋氏，脸上有点小细白麻子，没有生过男孩，只生二女。长名大秀，即文绣，次名二秀，即文珊。解放后，黑大姐曾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地安门西大街后门看门，十年浩劫中死去。

据我母亲说：民国以后，给旗人的钱粮取消了，收入一旦没有，立刻就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爷公华堪管这个家，四房又不争气，真感到是难以维持于不坠了。在溥仪还没有被赶出清宫以前，时有补赠，而且还能靠老面子在店铺赊欠米面等，到每年“三节”才结账要钱。实在拖不下去了，还能在外面东

挪西借，拆东墙补西墙，勉强支撑着门面。最后，就靠零碎出卖方家胡同这祖上留下来的房产，来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生活。或者拿房屋作抵押，向放高利贷的去借钱应急，月息都是二分以上。另外，就是把古玩书画拿去典当，到期又无钱去赎回，结果都便宜了当铺和琉璃厂的古玩商人了。还零卖房产，今天一个小院十间，过些日子又五间，全由下面管家经办，他们从中剋扣，以多报少，再扣去中间人的佣钱。家中几位爷叔伯们，素来不知社会情形，也不和外边接触，全听管家们一说，就信之不疑，究竟给蒙骗去多少钱，谁也不知道。钱一到手，还是大吃大喝，提笼架鸟、斗蛐蛐。仍然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我们家庭这些不肖子孙的最后结局，只能是分家各奔东西，不再一起聚居生活了。我父母亲自目睹了鄂尔德特氏家族由兴盛到艰困以至最后破落的沧桑变化。

我姑母文绣，就是在这个封建家庭已走到贫寒中落，而溥仪已经逊位的情况下，被选进宫去的。

（二）少年时代

文绣生于清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八日（1909年12月20日），那时还没有分家，六房全都住在北京交道口大方家胡同。端恭原配夫人，是清太宗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裔，是锡珍作主给定的亲。这位夫人，是个身材高大，性格急躁的女人，只给端恭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母亲管她叫黑大姐的。端恭和她感情不太和睦，她死后端恭续弦文绣之母蒋氏，希望能给他多生几个儿子来重振家声，光宗耀祖。没想到蒋氏连生两女，使他大失所望。在文绣出生的时候，端恭正坐在后花园

中，和最小的弟弟老六聊天，当婢女急忙跑到后花园向端恭报喜的时候，端恭问是男是女？婢女说是位格格（满语小姐的意思），端恭的脸马上显得不高兴了，对他六弟说：“你看又是一个丫头，真是家门不幸啊！”在封建大家庭中，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端恭膝下无儿，盼子心切是可想而知的。听我父亲说，快到满月的时候，亲友要向端恭庆“弄瓦”之喜（旧社会生男孩名“弄璋”，生女则曰“弄瓦”），端恭心里不高兴，不准备办满月了。我爷爷华堪说：“大嫂很会持家，对大哥的饮食起居伺候得很周到，妯娌之间都相处的不错，进我们家以后，上上下下，从来和谁都没有红过脸。这又是个头生，虽是个女子，也应该好好地办一下满月，不能让大嫂心里头委屈。”端恭无奈，就由我爷爷叫管家到北新桥石雀胡同增寿堂准备了十桌鱼翅席，才给文绣办了个满月。

由于我爷爷华堪的声望，亲朋故旧都纷纷前来贺喜。据我父亲说：“那天还真是贺客盈门，我们又是旗人里的‘黄带子’，事先没有料到来的亲友会这么多。原来计划本想只招待近亲，其他人一概不通知。由于来客络绎不绝，原来规定八个人一桌不够了，赶紧派管家到增寿堂又补了十桌。给文绣办满月，使我家久已冷落了的门庭，又热闹了一番。”

蒋氏虽然出身于汉族大家闺秀，但是自从嫁给端恭以来，全是照满族妇女的四季风俗习惯来装束打扮自己。对丈夫一味顺从，是个典型的“三从四德”、贤妻良母式的旧式妇女。端恭虽是内府三旗中的镶黄，也算是皇室近支了，但因其为人平庸，在科举上又无功名，不能出人头地，故其内心颇为苦恼，就索性对国事家事一概不闻不问了。家事则全凭蒋氏来操持。他虽然官卑职微，但还是出入轿马，盛气凌人，满清贵族

的排场架子仍然是保持不变。还喜欢附庸风雅，谈诗论文，饮酒下棋。在他的小天地里，有些超然物外的意味，平日沉默寡言。这个大家庭里的人，对端恭倒也表面恭顺，因为他是长房长子啊！

文绣出生后，找了一个三十多岁、身体结实、奶水充足的满族嬷嬷（乳母）。另外，还有一个婢女专门洗洗涮涮，帮着乳母照料文绣。蒋氏让乳母每天早晚两次，把文绣抱到她房里看看。文绣原名蕙心，是她父亲端恭给起的，端恭死后，蒋氏嫌这个名字叫着不顺口，又请我爷爷给起了个文绣的名字。文绣的乳母，把文绣照料得很仔细周到，所以文绣长得又白又胖。

在蒋氏第二次怀孕后，端恭断定是一个男孩，结果却又是一个女孩。二秀生下来后，没过几年，端恭就死了。这个濒于崩溃的封建大家庭，仍旧由我爷爷华堪支撑着门面。蒋氏跟我爷爷说：“我们娘儿仨，以后就靠五叔您多照应啦！”我爷爷对蒋氏很敬重，并不因为她是汉人，家庭门第较低而轻视她。

这个封建大家庭好景不长，我年老多病的爷爷，终于支撑不住这个破落家庭的解体，最后同意走分家的道路。蒋氏带着黑大姐和文绣姐妹，还有跟随她多年的两个老年女仆分居另立门户。蒋氏有些私房钱和金珠宝首饰，在分家时还分了一笔钱，但为数极微。她们搬到哈德门（现崇文门）外的花市上头条租房居住。蒋氏对我母亲说：“我以后没有进项了，大秀、二秀还小，以后就得精打细算点过日子，哪有钱买房置产业呢？我只盼着把她姐妹俩拉扯大了，将来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我死也就闭眼了。”我爷爷和父母一家，还仍旧住在方家胡同老房子里没有搬走。蒋氏四口搬走后，我爷爷不放心她们孤儿寡母

的，每隔个十天半月，便打发我父亲去看看。每逢过年，在我爷爷活着的时候，还让我叔父搀扶着，套上马车去给他年纪小的大嫂拜年，坚持着这个封建老礼。蒋氏也不断的到我家来。至于其余的四房，和我们这两房就不常走动，各自东西了。

蒋氏有个娘家兄弟蒋二爷，过去靠着姐姐的接济和姐夫端恭的帮助，曾经同人合股在北京东四北大街，开了一个叫瑞芳斋的点心铺子。后因股东之间年终分红不均，这位蒋二爷所入的股份又少，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一怒之下就退了股。这样就在家里赋闲，专门靠给人家拉房纤（旧社会买卖私房的中间介绍人）和帮着东琉璃厂外号叫黄百万的古玩商人向北京破落的旧世家收购古玩、书画，从中得点好处来维持生活。后来，他看见姐姐分家领着三个外甥女独立门户，不知道姐姐手里到底有多少金银财宝，而她家里又没有一个顶门户的男人，于是便想用她的钱开个粮店。蒋二和姐姐商议，蒋氏是一个忠厚心肠软经不起好话的人，架不住弟弟三番五次地磨蹭，终于相信了蒋二，就把钱借给了他一半，还变卖了点首饰，凑足了蒋二所要借的数目。蒋二这笔钱到手，就跟姐姐说：“一年之内，绝对归还不误。”蒋氏是一个平时连大门都不出的老派儿家庭妇女，在端恭活着的时候，随丈夫走亲戚时，乘轿车出入，都在二门外上下车，而不到大门口外面去。平常除了接触仆妇，对外面复杂的社会情况一无所知。她听信了蒋二说的那样，在一年之内就能把他借的钱如数归上。

蒋二在北京前门大街西草市口，租了一所有后院的铺面房，雇了三个伙计，开了一家粮店，用他姐姐的钱独资经营。另外请了一个老于粮行的人，给他到近郊和各县收购粮食。在附近叫山涧口一条胡同里，还租了三大间西房磨面。在民国初年，

北洋军阀各派系互相混战，市面金融闭塞，百物昂贵，粮价起伏不定，使商民交困。蒋二又为人尖刻，心胸狭小，和地方警宪、封建帮会关系搞的不好。粮行同业公会又在市商会的压力下征粮加税。蒋二这个粮店，终于走到了赔累倒闭的结局。蒋氏多年辛辛苦苦积攒的钱，蒋二根本无力归还。事已如此，蒋氏曾跑到我爷爷华堪那里哭哭啼啼地诉苦，但又能把蒋二怎么样呢？我爷爷只好安慰她一番。

文绣姐妹年岁逐渐地大了起来，一家四口，没有一点固定的经济收入，可是各项挑费，却一天天的多了起来。蒋氏手里的积蓄，只出不进，又被她弟弟蒋二给坑害了一下，已经所余无几了。原来是租了四间房，其中一间是两个仆妇的下房。这时已面临山穷水尽，就先把两个跟她多年的女仆辞退，随后又退掉两间租房。蒋氏人很刚强，就带着三个姑娘靠做挑花活，来维持生计。

1916年7月，文绣开始在北京花市私立敦本小学读初小一年级，那年文绣虚岁八岁，学名傅玉芳。在文绣上小学的时候，我爷爷和蒋氏曾经有过争议。当时，虽然已经进入民国，但社会风气仍和清末没多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非常保守不开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很少在外面抛头露面，男女之间的界限极为严格，甚至红白喜丧，男女都不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对于女孩上学，在老式家庭里，尤其象我爷爷华堪那样的满清遗老，全然站在极端反对的立场。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应当读点《女儿经》，知道“三从四德”，将来找个好婆家就行了，还要读哪门子书？但是蒋氏自从搬到哈德门外花市上头条以来，接触面广了，耳濡目染，思想逐渐开朗，接受了不少新事物。胡同和附近邻居有让女儿去上学的，再加上和文绣

所认识的小伙伴，有的要去上学，文绣当然也想去，就成天和母亲纠缠。蒋氏娘家是汉族，思想上还不象满族人那么封建保守，也想让文绣去上学，可是家庭的条件这么紧，孩子上学又谈何容易？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是文绣年纪虽小，也深深理解家中生活的艰难困苦，就和蒋氏说：“我白天去上学，不耽误帮您挑花活，晚上把白天的活给干出来。”蒋氏终于让文绣去上学读书了。

据我二叔傅功明说：“念小学还没有被选进宫以前的文绣，虽当髫年，却非常聪明好学，很是懂人情世故。国文、算术、自然、图画的成绩，不是甲上，就是乙上，从来没有得过丙。每天放学回家，都是帮着大嫂干家务活。”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到文绣十岁的时候，因为人长得颀长而皮肤很白，颇象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虽然长得不是花明雪艳，但显得很雍容富态。因为天分好，头脑聪慧，很好看书，记忆力也很强。在家一般简单的针线活和家常饭菜，也全能应付裕如。文绣性情恬静，每到我们家来，对老宅后院花园中的树林、假山、小涧，总是恋恋不忍离去。每当同辈的男女杂坐，歌吹喧闹，她就觉得心灰意沮，不愿参与其中。

在文绣被选进宫的前二年，家庭经济情况是一天不如一天，越发的紧张起来。蒋氏节衣缩食，把挑花活收入的钱，全用在文绣姐妹两个人身上，自己舍不得吃用，越来越显得衰老和憔悴，蒋氏信奉神狐，早晚要上香祷告，按时吃“观音斋”，口中不离观世音菩萨和大仙。桌上供的观音像前香炉中，每日燃香不断，房内香烟袅袅。这时，黑大姐已经许配人家了。蒋氏母女三人，每天粗茶淡饭，家中被褥均铺盖了好几年，显得非常

破旧。虽然还没有到食不饱衣不暖的程度，却已经十分萧条。文绣也因为起早贪黑的干挑花活，微弱的煤油灯光伤害了眼睛，变成了近视眼。未入宫以前，文绣经常到我家来。临走时，我爷爷每次都让捎钱给蒋氏补助她家生活。

文绣家院子里种有白长葡萄，每年中秋节前后，蒋氏就把架子上成串葡萄摘下来，晒成白霜甚厚的半葡萄干。每年春节，文绣到我家拜年时，就送好几斤来给我爷爷和父母，其味甜而适口，并有一种香气。文绣说：“我家没有甚么可以孝敬五叔您老人家的，这是我妈亲手种的葡萄，藏了好几个月，还是西藏种，送来给您尝尝。”

文绣家养了一条黑白花毛很长的哈巴狗，已经养了不少年，很是活泼可爱。文绣在家时，狗总是卧在她的身旁。后来因为家庭生活日形拮据，哪有多余的吃食来养狗呢？文绣就把狗抱来，送给我家喂养了。

（三）被选进宫

1921年，退位在清宫但仍旧保持帝号的溥仪十五岁了，王公大臣们说他已经到了该“大婚”的年龄。虽然当时军阀内战不停，兵荒马乱，但“帝位虽逊，尊号犹存”的小朝廷，却以典卖借债来给溥仪办“大婚”。由宫中担任母育溥仪的同治皇帝载淳的瑜妃（敬懿太妃）、瑾妃（荣惠太妃）、光绪皇帝载湉的瑾妃（端康太妃）三个人主持，成立了大婚典礼筹备处，派载涛为总办大臣，绍英、耆龄为副大臣。皇帝的后妃，必须出自皇室贵胄满蒙王公大臣家的女儿。在清朝没有垮台前，被定为候选的“秀女”，在清晨恸哭辞别父母后，随众前往坤宁宫门外站成一排，候皇帝亲临当面挑选，要“排班

候驾”。后来则改为照相片，由溥仪用画圈的办法最后决定。在我家的远房老辈姑姑中，本来还有两个相貌长得比文绣美的姑娘，最初我爷爷华堪没有想到文绣的身上，因为文绣长得并不漂亮出众，仅是端庄大方罢了，怕到时候选不上，家庭面子不好看。但是，我这两位远房姑姑，均已自幼定亲许了人家。当时的中华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了十年之久，但在满蒙贵族中，仍对溥仪奉若神明，尊称为“小皇上”。“小皇上”要娶娘娘，在满蒙的王公旧臣家庭中，不能不引起很大的轰动。就连徐世昌和张作霖，也都派专人来提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去被选为皇后。文绣因为常到我家来，家里的老妈子在闲聊天中议论起文绣来，老妈子的谈话传到我大爷的耳朵里，就和我爷爷说起此事。我爷爷一想也对，就叫我父亲把蒋氏请到家里来商议。蒋氏回家告诉文绣，文绣坚决不从，曾一度想寻死。最后在蒋氏和我爷爷的说服下，只得去照了相片，送交内务府。溥仪在相片上，最初本看中圈定了文绣，敬懿皇太妃也满意。可是当时清室逊位后，由袁世凯指定主持宫中事务的端康太妃，却认为文绣没有她看中的荣源女儿婉容漂亮。文绣家道中落，寡母弱女，家庭门第也不如婉容家。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两人，长期以来为争夺溥仪当“正宗”名符其实的皇太后，而互相在暗中角逐着。面和心不和，彼此形成水火。敬懿皇太妃，是同治皇帝死后所留下来的三个妃子中（另外尚有一珣妃，已死）最有头脑的一个妇女。她政治上野心很大，总想掌握住溥仪，自己梦想将来做第二个慈禧太后。但是实权派的端康太妃，却寸步不让，如果让敬懿太妃看中的人当上了皇后，自己将来又会置身于何地呢？她坚决表示不同意。敬懿太妃也不甘示弱，拿出溥仪兼祧同治为理由，和这位民国法定的宫中当家人相争